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宋學士全集卷之九

明宋濂撰 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序

送部使者張君之官山西憲府序

天地正氣絪縕輪囷不折不回行乎太虛在物受之
則爲解廌爲屈軼在人受之則爲剛烈之士剛烈之
士貴勢莫能加威力不能變參乎氣化關乎治體其
重於物又不翅百千焉嗚呼正邪不兩立正氣伸則
邪沴廓清矣我國家始建國江左輒從秦元之請立

按察司設官分職彈劾百僚所以伸正氣也迄今垂
二十年憲度益嚴遴官益精有若山西憲僉張君孟
兼尤號稱職者也孟堅性鯁亮不善爲依阿人有曲
必面白之雖慚沮羞縮不暇顧然亦無他腸當良朋
盃簪酒酣耳熱抵掌笑談胸中森然芒角必盡吐出
乃已其氣衮衮不衰名上中朝選教胄子久之遷南
宮奉常奉常南宮掌禮儀郊祀之事無以攄其耿耿
及今出持使節知孟兼者謹曰孟兼行哉民生休戚
無不得言吾見輶車夕至而封章朝上也貪賕舞法

吏吾見望風畏讐解印綬而避去也民冤之不伸戾
氣鬱結吾見渙然而冰釋也孟兼行哉雖然鷺鳥之
揚揚不如威鳳之嚙嚙狻猊之疆疆不如祥麟之容
容刑法之堂堂不如德化之雍雍人不務德則已苟
有德焉又何恤王之革行哉恤王革行正氣之復
正道之行也孟兼盡於此而留意哉吾鄉先達自宋
以來繡衣持斧赫赫見稱於時者凡六七人嗣芳猷
而繼遐軌竊於孟兼望之孟兼行矣孟兼精於古文
辭前御史中丞劉公極稱道之尤深名理之學其與

李證應奉往復論性書上徹九重之聽蒙召對左掖門士林以爲光榮云

送黃仲恭赴官餘姚序

烏傷黃仲恭翰林侍講學士黃先生之子也以廕補官同知餘姚州事將行縣大夫及鄉之壽俊先生之門人咸往餞於繡湖之上離觴旣傾縣大夫進而言曰同知之職在昔爲郡丞爲別駕爲司馬雖均號上佐其實非事之長而州牧或得以辟置之今則出於朝廷之命事之大小無所不當問其職之不輕也較

然矣奈何官失其分强者忿驚自將與守抗衡弱者
依阿取容又一切局於鉗制不敢吐一氣出一辭二
者胥失也方今四海塵冥財用乏絕民心危迫爲天
子佐二千石者當如是耶願仲恭以此爲戒鄉之壽
俊又進而言曰先王之制酒禮一獻之間主賓百拜
所以避其禍也後世爲麴蘖之託終日昏冥鮮有不
僨厥事昔之人嘗有碎力士之鎗破鸚鵡之杓者所
以藥沈痼拔深溺進新德也願仲恭以此自勗先生
之門人又進而言曰士君子非以傳主襲組爲難能

世其德業爲難仲恭先居士以布衣欲借劍斬佞人
頭其剛大之氣至今可掬先吏部又以學識受知丞
相宦業益顯今尊公先生又以文章爲海內第一學
者仰之如北斗如泰山繼其後者不亦難哉願仲恭
以此自勉仲恭皆再拜曰梓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
嗟夫今之贈人以言者多貢以諛辭以相悅孰有如
羣公者乎稽其所言縣之大夫所以勗其職也鄉之
壽俊所以樹其德也先生之門人所以昭其世也能
是三者其何愧先生之子耶仲恭尙愼哉仲恭才贍

而智周能力於行弗滯於物其必有以處之矣濂受
學於先生最久而與仲恭遊尤密敢直紀其事復賦
河有行舟四章以別詩曰河有行舟其水瀾瀾之子
於征其去如矢河有行舟其水浪浪之子於征言戾
海邦河有行舟其水沃沃之子於征曰佐州牧之子
行邁我懷孔悲有椒有蘭苾如芬如持以贈子綴之
裳衣吁其別矣如何勿思

送呂仲善使北平采史序

皇帝卽位之明年四方次第平乃詔文學之士萃於

南京命官開局纂修元史爰自太祖開國至於寧宗
凡一百二十六年已據舊史彙括成書而元統迄於
終祚又三十六年遺文散落皆無所於考丞相具以
上聞帝若曰史不可以不就也宜遣使天下訪求之
於是儀曹會諸史臣發凡舉例具於文牘遴選黃盅
等十有二人分行各省僉以爲北平乃元主故都其
文獻必有足徵者非精練博敏之士未易以集其事
予友仲善方司膳成均實應其選戒行李且有日與
仲善游者咸爲賦詩以予嘗與刊修之末俾題其篇

端嗚呼傳有之國可滅史不可滅然旣亡其國矣而
獨謂史爲不可廢者其故何哉蓋前王治忽之微興
衰之由得失之效皆可爲後王之法戒史其可滅乎
然自漢以迄於近世類多羣臣奏請始克緝成典籍
惟我皇帝旣承大統卽出自淵衷孜孜以纂修元史
爲意則其神謀睿斷卓冠百王偉量深仁與天同大
巍巍乎不可尙已仲善行哉採石室之遺餘詢名賢
之紀錄俾信史免於闕文傳諸後世其不有望於仲
善矣乎仲善行哉弔齊魯之故墟撫幽燕之陳迹呼

酒長歌拔劍起舞將又不在於仲善矣乎然則仲善
茲行亦壯矣若予者年踰六十髮白神耗不能逐車
塵馬足之間以攄寫其中情仰睇飛雲唯有慨然遐
思而已然而鋪張上德以昭布四方垂諸無窮者史
臣之事也庸敢備書之以爲序而區區離別之懷有
不暇計也仲善姓呂氏章貢人有學有文其聞譽蓋
翕然云

送徐教授纂修日歷還任序

洪武六年秋九月皇帝御謹身殿從翰林學士宋濂

之請妙柬文學之士四三人纂修大明日歷而詔濂
與吏部尙書詹同司總裁事當是時杭州府學教授
徐君大章實在選中開局於內府日給太官之饌而
令中貴人護闈非奉敕旨不敢入其事至嚴也濂時
與大章辰入而申出凡興王出治之典命將行師之
績采章文物之懿律歷刑法之詳咸以事繫日以日
繫月以月繫年必商榷而謹書之濂年加耄不能有
所猷爲唯發凡舉例而已其助我者大章之力居多
越四月書成共一百卷遴日上奏登盤龍金匱中奠

於丹陛之下縉紳之家爭欲薦大章入詞林大章堅以足疾辭濂因爲陳情於上乃詔賜文綺織繒各三裘錢六千文仍俾其職爲真故事教授試職三年俟育材奏功方許真授大章時未暮年乃異數云大章將還涖教席濂餞之秦淮河上與之言曰教授之職雖設於宋其任亦云重矣在紹聖初詔令中制科及進士第上五人禮部奏名上三人府監廣文館第一人始令爲之大章起布衣而輒膺其任豈無其故耶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

丞相由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大章以一
教授之微乃名入史館與編摩之列又豈無其故耶
蓋大章博覽載籍發之於詞章霞粲波縈峻潔鮮朗
威儀儼雅又足爲後進師表聲名籍籍起儒林間當
此聖明之朝材咸求實不於其官於其人故大章致
此無難也然而黃琮之貴必登於方明大雅之音必
奏於清廟理勢則然大章以溫然之姿鏘然之文乃
鰓鰓下教於一郡如惜才之論何濂誠耄矣髮種種
被肩矣聰明不及於前時矣詞林清切之班非大章

誰所宜堪行將力薦而用之脫使大章實不良於步趨雖臥治之亦可也大章以爲何如明年春正月友生金華宋濂序

送王子充字序

同門友王君子充謂濂曰禕名凡三易初名偉次名淖後復更今名文雖易皆從韋者以其聲之近也其名偉暨淖時鄉先達內翰柳公文學吳公嘗爲之說唯今名未有暢其義者幸同游學黃文獻公之門敢以累吾子當有以詳告禕也濂曰子充其欲存古之

道哉夫褱之爲物古之蔽膝所以被於裳衣之上覆前者也其制則上廣一尺下倍之長又倍之頸視上廣劣其半肩之革帶視頸又去五之三其名則江淮謂之褱或謂之鞞關西東謂蔽膝魏宋南楚謂之大巾齊魯之郊謂之褱襦西南蜀漢謂之曲領或謂之襦褱又謂之褱焉陳楚謂之衽其義則古者田魚而食因衣其皮唯知蔽先後而已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其初也今吾子充閒居烏傷溪上日求四庫之書嚅嚅其芳潤而馳驟厥辭藻火炎